

风中芦苇

SULIANWENXUE



当代苏联文学

盖·马尔科夫著

45

4



风 中 小 芦 葦

盖·马尔科夫著 靳戈译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江奇勇
封面设计 蒋万景

风 中 小 芦 苇 [苏]盖·马尔科夫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印数: 35,000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2·856 定价: 0.50元

目 次

风中小芦苇·····	1
遗书·····	104

风 中 小 芦 苇

一

在一幢大圆木建筑的房子的墙外，有只公鸡惊慌失措地飞奔起来。它噼唻啪啦地拍着翅膀，那嘶哑的啼叫声，整个街道都听得到：

“咕—咕—啦—咯咯咕！”

一群母鸡咯嗒咯嗒叫着，急急忙忙地从狭小拥挤的鸡窝里纷纷走出来，连蹦带跳地到了空旷的院子里。还传来母牛的哞哞声。邻居家的一条小狗尖声尖气地叫着，令人不安地打破黎明前的沉静，把大狗从梦中惊醒。这鸡鸣狗吠，从这头到那头，传遍了整个村子。

华丽雅用热呼呼的手掌擦了擦眼睛，披了一件衬衣就从床上跳起来，光着脚丫子在红漆地板上啪哒啪哒走着。她走到窗户跟前，把窗帘拉开，透过冒着水蒸汽的窗玻璃，朝外边望了望。

天已经拂晓了。最后的一批繁星已经消逝在灰色的太

空中。暗洞洞神秘的树梢顶上浮起斑斑点点红色的朝霞，开始在欢乐地嬉闹。河面上正腾起层层白色的雾霭。

华丽雅已经全部收拾停当，整装待发：房间角落的椅子上摆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小手提箱，一个点心包，以及昨天熨好的裤子和短上衣。床前一块小地毯上，放着一双穿起来又合适又舒服的咖啡色软泡沫塑料底的皮鞋。

一会儿工夫，华丽雅很快穿好衣服，在脸盆里洗了洗手和脸，就急忙走到冷藏器前面。这里，玻璃缸里有牛奶，菜盘子里有乳渣，茶缸子里是酸奶油。谢谢奶奶——她可是真关心华丽雅。奶奶知道：到城里去的路可不近，如果不吃得饱饱的，路上一定会头昏、肚子疼的。要那样，可就苦啦！

不久，房子大门的锁响了，篱笆门上的铁螺栓又咯吱了一声，留着娃娃头发型的华丽雅就已经来到公共澡堂同歪歪斜斜的栅栏之间的小胡同里了。

十来分钟以后，华丽雅手里提着个前晃后摆的小箱子，穿过一块宽阔的、在浓重的露水后显得特别黑油油的茂密的草地，直奔河边跑去。沿着河边就是柏油大马路，它被一夜的露水浇得湿漉漉的，象一条黑色的带子笔直地伸展在那儿。

到了马路旁边，华丽雅就停了下来。她把小箱子放在地上，找个小土墩坐下，想等待有顺道的车子过来。但她并没有等多久。太阳已经高高地升起来，挂在河对岸的树梢顶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只见有一辆汽车渐渐朝这边开来，那车子的玻璃、头灯及平滑绿色的两侧都在闪闪发光。这是一辆带斗的载重卡车。“我的专车过来了。如果司机

是个还不错的人——他就可以把我给捎走啦。”华丽雅这样想着，就笑了起来。她迈步到了柏油马路边上，伸出一只手，打了个招呼。

司机显然老远就看到华丽雅，所以他早就放慢了速度，小心地把车开到她身边，停了下来。

“孩子啊，你这是赶路上哪儿？”司机一边问，一边随手打开车门。

“大叔，我急着上火车站，得去赶火车。请行个方便，给带一段吧。”华丽雅说，声音中露出恳求的意思。

“干吗都往城市里飞？在富裕的集体农庄里，日子过腻啦？得啦，坐上吧，坐上吧！……我已经拉走不知有多少象你们这样的小青年啦。在城市里都把你们往哪儿塞啊？！你们简直就象是秋天里的候鸟，黑压压成批整队地都往外飞，差点儿把天空都给遮遍了！”司机一边踏着吱吱响的发动机弹簧，一边开着玩笑说。

“不是的，大叔，我可不。我是暂时离开去的。”华丽雅上了司机室。她一边把小箱子搁在脚底下，一边回答司机的指责。

“我知道。你们都是这样！开头你们都说是暂时的……而将来啊，得啦——农村里就得空啦。”

“可以用少先队员的荣誉和真诚担保，大叔，不骗您，我真是暂时离开的。”华丽雅不慌不忙，坚定地说。可是她的心里却在想：“这回可倒好，看样子，碰上了个好磨牙的，真是活见鬼。他要是真象拿着把大锉刀，磨得太厉害了，我就趁早提前跳下车去。”

华丽雅斜过眼睛，看了看司机。原来这是个上了年纪

的人，两颊和前额上已经打上很深的皱纹。他的脑袋圆圆的，象个西瓜，头皮被太阳晒成咖啡色，已经秃了顶，后脑勺和两个鬓角都刮得光光的。肩上粗壮的脖颈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皱纹。一双眼睛已经深深陷了进去，眼皮上竖立着两道怒冲冲的眉毛，活象两柄小斧头，它们仿佛是在说：“可别动我，不然就砍死你！”而这双大大的眼睛本身，却是厚道、友爱的，还带点隐隐的讪笑。这是一双富有经验、充满智慧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人的眼睛，它们好象在说：“伙计，老实不老实由你，但什么也休想瞒过我。这生活中的种种名堂，我可全知道！”司机的一撮小胡子也是和善可亲的：又松又软，已经花白了，须根处则象是火烧过的那种颜色。被仔细地刮得光光的下巴显得有点固执，上面留着一道已经长好的刀痕，这也许是他负过伤得的。

司机注意到了华丽雅那种分析的目光，就会意地微微笑了笑，说道：

“孩子，我们来互相认识认识吧。我叫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尼科诺尔金，是‘祖国’集体农庄的百年老司机。我总共已经活了二百岁，一点儿也不差……”

“啊唷，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大叔，您还是个幽默大师呢。一百年还嫌不够……竟想得二百……”华丽雅高兴得大笑起来。

司机晃了晃脑袋，鼓起两边的腮帮子。他因为很满意自己的编造胡说，于是也引人地大笑了。

司机耐心地等待华丽雅在破旧得露出了窟窿眼儿的座位上稳稳当当地坐好以后，就从那件已经退了色的军便服

的口袋里摸出一盒卷烟，并把它一本正经地递给华丽雅：

“好吧。我们抽支烟，怎么样？”

“您说什么呀，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大叔？我不抽烟。”华丽雅摇了摇头。车子一颠，她差点儿被摔到司机室的角落里。

“是没有学会还是不赞成抽烟？在城市里，现在几乎个个姑娘都抽烟。抽得比小伙子们还厉害。我对你讲，简直叫人看着都觉得害羞。”

“但那是在城里。我可是个乡下姑娘……”

“可不是吗，如今在某些方面，乡下的倒比城市里的人还干净些，不管你怎么强迫他们学习。而在工厂里，你知道怎么着？你想挣工资，想得到好的房子住，那可就得好好干，得有一定的级别。这样呢，不论对工厂对你个人都有好处。有了一定的级别，也就说明技术到了一定的水平。现在人们都很讲究这个啰。级别高的，工钱也给得多，生活也就不象孤儿寡妇那样苦了……可是我们农村里的这些个啊，光知道手风琴一响，就用鞋后跟一个劲儿地踩地上的泥土。”

“话是这么讲，鞋后跟踩泥土也是对的！但是，谁喂的牲口，谁干的全部家务事？……您说得太严重了，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大叔！”华丽雅表示不同意司机的说法。

“我并不指责妇女。我们是在谈论年轻的姑娘们。你说，谁喂牲口，谁干全部家务？干的都是些老太婆！你道是谁！还有，就是那些快到了老太婆这个鬼年岁的。我说，姑娘，你也甭辩护了。我自己就有两个外孙女，——两个已经到了找对象的年纪的姑娘。可是出工上畜养场呢，还

得我那老伴和女儿去……”

但是，华丽雅还是不肯让步。她说：

“现在，年轻人当中有许多开始留在村子里了。您看，在我们的‘游击队员’集体农庄里，已经都有两届中学毕业生到畜牧场工作去了。”

“他们去是去啊，可是有几个在场里直接侍候牲口的呢？！刚开始，是整个州的报纸、广播都嚷嚷，甚至还通报到莫斯科。都说是‘根据本人觉悟自愿去的’，而实际一检查，你看吧，那里还是只有一些老头子、老太婆。”

“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不过，不管怎么讲，”华丽雅稍稍有点退让了。但她还是不赞同地斜过眼睛，看了看司机。心里想：“真是个好发牢骚、爱叨叨的人！让这些老唠叨鬼随便说去吧，他们反正就是瞧不起现代的青年人。”

“孩子，不合理的现象多着呢。你别同我争！你算啥？你还是个带罍栗子的小圆面包，年轻着哪。而我，我可是个老树桩啰。我记得过去是咋样的。富农为啥日子过得富裕？或者就说是中农吧！那才是人呢，孩子！当家的可是躺在钉子上过夜的。你道为啥？为的是不要睡过头了，好早些把干活的人都叫醒。而如今怎么样？大家起床就比母牛还要晚，然后到管理委员会集合起来，你等我，我等你，直等到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把载重卡车开到跟前……你拉着他们走，他们还一个劲儿敲司机室，嚷嚷着叫车子别颠晃。你看到了吗？又是唱歌又是做诗。到了地里，到处大叫大嚷的，上帝保佑，真好象不是出工干活，而是举行婚礼……”

“我得甩开他，溜掉，真的，得溜掉！简直就象是个反革命分子！这个那个的，什么他都不满意。还倒记起富农分子来了！而党史课上是怎么讲的？……富农是最凶恶的敌人，是贫苦农民最残忍的剥削者。这就快到罗斯库托夫卡村了，我就说是改变主意了，今天不上火车站啦，想先到一个姑姑家呆天把再走。好一个老树桩，让他去找别的人做旅伴吧。”华丽雅下了决心。

马达尖叫了一声，载重卡车到了陡坡上，因为路上的柏油久经日晒雨淋碎裂得乱七八糟，车身被颠簸得吱喳乱响。车子终于开出了多树林的地段。广阔的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和河边草原，展现在华丽雅的眼前。茫茫的天际下，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整个大地恰似那绿色的海洋。面对这一片绿油油荡漾的波浪，华丽雅不由得顿时眯起了眼睛。司机的双眼也在茸茸的睫毛下紧眯起来。他从来不疏忽大意，甚至在面孔直对着太阳时都不敢扭一下头，这时却也经不住这浩荡的碧波，弯下了脖子。

华丽雅闭起眼睛坐着，才一会儿工夫，当她睁开双眼的时候，载重卡车已经平平稳稳地行驶在柏油马路上了；这大马路有如一条灰色的带子，把那无边的绿色海洋一劈为两半。

“撒哈拉大沙漠大概就是这样的，也是这样辽阔，这样空旷无人，只不过那儿是一片黄色的沙土，这里是看不到尽头的碧波海洋。”华丽雅回忆起自己还是在上五年级的时候读过的一位欧洲旅行家的著作，这样想着。

但认为在草原上渺无人烟这一点，华丽雅显然是错了。这表明她还没有足够的知识，以便了解、掌握在这天与地

连成一片的地方的全部具体详情细节。

当华丽雅稍稍俯身瞭望外边那辽阔的原野时，她看到自己的左边高天极目的深处，一架飞机正穿过太阳光飞去。这飞机一忽儿降落下来，低低地飞着，仿佛就象要碰着了地面，一忽儿又一纵身，腾空而上，停在一个地方，象只蜻蜓似地在空中转动着自己的翅膀。

“这是在给庄稼追肥。”华丽雅猜到了。这时，她想叫司机看看这飞机，并告诉他：被他刚刚骂得一钱不值、不成样子的青年，现在正干着这样的活儿呢！飞机驾驶员显然是个年轻小伙子！但司机赶在她前头说了：

“你看，孩子，你看哪！”司机用胳膊从旁边碰了碰她，显出惊奇的样子。华丽雅听说，目光马上离开了飞机，转到右边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一只手指着的地方。

“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呀，快看！啊，鬼东西，都想出些什么样的名堂来啦！啊，人们将会创造出些什么东西来啊！”

不一会儿，华丽雅就在天空中看到了两架直升飞机。机身下，由于太远看不大清楚，正用那大钢缆吊挂着一些体积有无尾机身几倍那么大的建筑材料。这直升飞机在天空中渐渐地、不慌不忙地卷曲起来，慢慢地收缩着机身，它们隐隐约约有力的轰隆轰隆声，响彻了四周围。

“它们这是吊的什么东西，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大叔？吊那么庞大的家伙，真简直是奇迹。”华丽雅伸长脖子，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两架直升飞机。

“谁知道呢？也许是要在这个地方着手建设什么啦，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司机说着说着，拖长了嗓门。而

华丽雅则从他的话中心里已经明白了：这个司机本人对这些既关心又感到惊讶，而且这种关心和惊讶并不比她差些。

正好这时候，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子从旁边一个陡峭的小山岗上开下来，到了柏油大马路上。司机见到了油车，就给了个信号，放慢了速度，赶忙稳稳当当地刹住了车。

“等一等，老乡！”他见到这辆运汽油的车子不想停下来浪费时间，就喊道。结果，开油车的司机还是把头伸了出来，踏了踏刹车的脚踏板，弄得两边的尘土象云雾般飞扬起来。

“你这是怎么啦，无所不知的普罗霍尔？！你干吗要打扰，弄得人家四邻不安？”运汽油的司机嚷嚷道。他原来是尼科诺尔金的老朋友。

“我是说这些个直升飞机，真是活见鬼，他们是发疯了还是怎么的？吊这么重的家伙！他们想在这儿干啥，你听说了吗，安德留哈？”

“而你咋搞的，难道没有听说？在罗斯库托夫卡正要建设一个畜牧业联合公司。中央已经发下命令：冬天就交货，可以牧养一千五百头母牛呢！”

运汽油的司机按了一下自己车上的油门，就以最大的速度朝前飞驰去了。他不愿为转述整个州里的人们都已经知道的新闻浪费更多的时间。

“得畜养一千五百头母牛！噢——唷——唷！”尼科诺尔金惊讶得吹起口哨说，“孩子啊，可得收购那么多母牛哪。”

这个消息使得他感到那么吃惊，以致双手离开了方向盘，一动不动地坐了差不多有两分钟。

在“祖国”集体农庄里，尼科诺尔金被公认为是见识最广的人。所有的一些重要新闻，都是他第一个带来的。在区中心农机站里，各种各样的人住的都有。州里的领导人常常到这里来走走、看看，首都莫斯科的一些负责干部有时候也来。有一次，尼科诺尔金刚巧把车子开到农机站宽敞的院子里，就见到有一大堆人围着一个什么人。尼科诺尔金挤到人群里边一看，马上就发现，被围在中间的那个人身上穿着高级的、带海豹皮领子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麋鹿皮帽子，——他正是部长本人。

部长在农机站的车间和仓库里呆了整整有两个钟头。他指出大家疏忽的地方，发现不合理的现象就皱起眉头，作了指示，提出要求改进的意见。而且，一切都说得实实在在！尼科诺尔金听到了好多你在报纸上都读不到的东西。当时，尼科诺尔金回到集体农庄里，恰好碰上党组织的总结和改选大会。尼科诺尔金因为已经听了部长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意见，就作了个发言。结果啊，他的发言甚至使得出席会议的区委第一书记都赞叹不已，说：

“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老近卫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要不是你已经快到七十岁的话，得提拔你去当‘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的主席！你一定会把它搞上去的！”

现在，尼科诺尔金一回想起那次会议的情况，心里就不满意，嘀咕得呶呶直叫：“会把它搞上去的！怎么个搞上去法！事情不就在鼻子尖上摆着吗，可总要等到每一个眼睛没有瞎掉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时，他才会发现；而怎么的，如果真的要我去担负更重大一点的任务的话，可

就……”

华丽雅仿佛猜到了尼科诺尔金心中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她想：“一定是累着了，他可是已经上了岁数了呀。”

“怎么啦，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您是累了吧？也许，下去打个瞌睡，或者在草地上躺一会儿？”她带着同情的语调说。

“你以为怎么的啦，孩子！我可是健朗着呢，比体格最棒的人还结实！还可以当辕马使唤呢……”

他说着，就开足了马力。载重卡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前飞奔起来。只听得风在司机室门外呼呼地直叫。

他们坐在车上，好久没有说话。没有碰上别的车子，也没有遇到大的峡谷和太深的坑洼。带斗的载重卡车一个劲儿地朝前开着，简直就象在空中飞奔似的。

尼科诺尔金继续沉默着。“这样倒也好。关于自己，他已经讲了，而关于我，他却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倒是件好事，”华丽雅暗自这样想。

但是，华丽雅错啦，她的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尼科诺尔金转来转去地晃着身子，又点着了一支烟。他们的谈话仿佛并没有停止过。他说：

“而你呢，是‘游击队员’集体农庄里谁家的姑娘？”

“我姓别辽兹金娜，大叔。您或许认得有个女农艺师叫阿娜斯塔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她是我妈妈。而我的爸爸，他叫陀罗费依·彼得罗维奇·别辽兹金。……”

“我道是谁呢？原来你是别辽兹金家的！你的双亲小时候，我就认得，我还认得你爷爷呢。还有你奶奶，我也认得的，她叫……奥林匹雅达·扎哈罗芙娜。”尼科诺尔

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翘起软蓬蓬的小胡子。华丽雅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老司机变得更加亲近了。

“我和你爷爷啊，孩子……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不然的话，我就老是孩子孩子的，而你原来既是我的邻居又是同一个团的战友的孙女。哎，普罗霍尔·费多谢依奇，你这样可是不大好啊！”他一点不开玩笑，非常郑重其事地责备自己。

“我的名字叫华尔华拉。大家就叫我华丽雅。”

“华尔华拉！我自己有个女儿，她也叫华尔华拉。你瞧，事情就这么巧。再细细掏掏，咱们两个也许还有更亲的关系呢。”尼科诺尔金高兴得笑了笑。

“这完全有可能。我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一带的。”

“我的也是，华尔华鲁什卡！……事情是这样的：战争一开始，我和你爷爷彼得·季莫菲依奇，我们两个就应征入伍，到了同一个部队里。从军衔上讲，我和他当然不是一个等级。不管怎么，他本来是个农庄主席，而我呢——就是普普通通把方向盘开汽车的。打从一九三四年村子里出现了汽车，司机学校毕了业以后，我就一直坐在方向盘边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象是给拴在方向盘上了。大概，我就是这样的一块料，就是这么点能耐！在部队上，在前线，也是一直开车。我运过弹药、燃料，拉过货物、食品。华留什卡，我运过的东西啊，如果统统都堆到一块儿，恐怕就象一座山。哎，现在我不想说这些个。开始谈到了你爷爷，彼得·季莫菲依奇。我就把它讲完。

“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天气可真冷。我们的师团参加了莫斯科城下同法西斯的战斗。彼得·季莫菲依奇接受指

挥一个连。那时候的情况，就象在战斗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连长牺牲了，政治指导员别辽兹金就主动担当起这个连的指挥任务。过了一天，他也倒下了，不过好象没有死，而是负了重伤。我们都很悲痛。他是我们的老乡啊，而更主要的，还因为这种情况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都随时有可能发生。”

尼科诺尔金沉默不语了。他用嘴唇转了转衔着的卷烟嘴，突然惊叹着叫喊起来：

“你看，华尔华拉，这些直升飞机已经干完自己的活啦。你看你看，它们飞过去了！没有半点差错，这家伙真干脆！看，好象是又过去吊货物去了……”

“我看到啦，”华丽雅相当冷淡，无所谓地说。她感到遗憾，因为司机讲的关于爷爷的故事已经把她吸引住了。象对别的任何事情一样，这姑娘对于有关自己爷爷的事，她全都很关心、很有兴趣地听着。而其实，自己是哪一根藤上的瓜，祖辈是些什么样的人，你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些什么样的品质，对此，又有谁能不关心，不感兴趣呢？

还是在中学八年级读书的时候，华丽雅就是课外历史小组的积极分子，那个小组是一位历史教员指导的。这位历史教员原是个卫国战争中的荣誉军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把同学们的全部兴趣都吸引到研究粉碎法西斯的全部材料上。这个小组的任务，还包括蒐集“游击队员”集体农庄参加战争的全部战士的资料。全部战士，既包括当时牺牲的，战后死去的，也包括今天还活着的战士们的材料。

蒐集起来的战士书信、照片（都是战士们的亲属很乐意地献出来的）、战争亲身参加者的叙述记录，已经有好几